

慎乃俭德,惟怀永图。  
——《尚书·太甲上》

兴许是因为现代历史学科的崛起,现如今人们谈论过去的时代,很容易只保留可信的底线,而把上古无数的人、事删削得只剩下不相联属的片段,以致让过往的一切既不丰富,也难动人。不知道某些古人缜密完整的思索,是否也可以放入独特的可信范围?如果可以,断然不堪的过往,或许将恢复勃勃生机,起码在某种意义上对人有益?连类而及的问题是,诸多今人谈论的所谓传统,是否本身就是个连续不断的创造过程,而不是停留在时空对岸的凝固形象?就像荷马,古希腊人把他确认为《伊利亚特》和《奥德赛》的作者,却又隐隐约约暗示,这位盲诗人“同时诞生于七个不同城市”。这命名和对命名的解说,属于后人创造性思索之一种:“这意味着希腊人并非不晓得此一基本事实(按即果断地选择一个人,称其为两大史诗的作者),甚至精确地指出了有整整七个希腊城邦的人共同完成这两部史诗。”

这样的创造有个好处,可以让后来者对某一事物的指称易懂,不用在名称之前先累赘地解释一番。比如希罗多德就可以避开烦琐,直接告诉我们:“赫西俄德与荷马……把诸神的家世教给希腊人,把诸神的一些名字、尊荣和技艺教给所有人,还说出了诸神的外貌。”人们由此知道,古希腊“大人”们的诗,与现今(或隐或现)彰显一己生殖爱欲的诗歌,并非同类。署名赫西俄德和荷马的一系列作品,面向当时希腊的过去、当下和未来,通过摹写诸神的世系和他们的特性,让生活于城邦的希腊人有了效仿对象,从而确立他们特殊的生活方式。也因此,对诗和诗人无比苛刻的柏拉图,就可以让他笔下的苏格拉底,把形塑了古希腊样貌的诗人名字归为一个,并无比准确地说出他的作用:



“当你遇见赞颂荷马的人,听到他们说荷马是希腊的教育者,在管理人们生活和教育方面,我们应当学习他,我们应当按照他的教导来安排我们的全部生活,这时,你必须爱护和尊重说这种话的人。”

这一点,作为中国诗歌源头的《诗经》,几乎走了一条相反的路——收入其中的三百零五首诗,都没有署名不是?当然,古人也自有他们简易的方式,一句“诗三百”或“诗”,就足以称呼整体了没错吧。最为重要的差别是,与希腊诗人创制的复杂神谱相比,《诗经》里几乎没有诸神的名字,更少见诸神的家世。缺少了诸神的家世,一国之人如何自觉地确立其生活方式?《诗纬含神雾》:“诗者,天地之心,君德之祖,百福之宗,万物之户也。”以上四端,是不是可以对应希腊所谓的诸神?而后世毛诗的大序和小序,是不是就用以上的四端来教人确立自己特殊的生活方式?

《诗大序》几乎是对此一问题的正面回答:“故正得失,动天地,感鬼神,莫近于诗。先王以是经夫妇,成孝敬,厚人伦,美教化,移风俗。”也就是说,诗三百,连同对我们来说仿佛跟它长在一起的大小序,是用诗作为教化手段,让一群自然聚居的人,成长为一个自觉的文明共同体。如同古希腊在荷马和赫西俄德的教导下形成了他们独特的nomos(民俗,宗法,法律),在诗教(取其广义,包括一切以某种好为目的的述作)之下,中国也形成了自己特殊的“谣俗”(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)——认真一点,从这谣俗里,大约能看出此一共同体人的性情、生活方式乃至命运的造型。

如果“诗三百”真的经孔子删定后用为教材,那么,在毛诗之前,一定(起码在众弟子口中)流传着孔子对诸多篇章的解说。从《论语》保存的只言片语来看,孔子对《诗》有其独到心得和整体认知,这些解说未能全部记录下来,真让

人悔之不及。好在有毛诗,相传出自孔门“文学”科的子夏,那么,毛诗的大小序里,说不定多多少少保留着孔子说诗的意见。这推测或许可以稍稍减少一点我们的遗憾,但从孔子“女为君子儒,无为小人儒”的告诫来看,子夏气度略欠宽宏,其所传之“诗”,究竟多大程度上体味了经权合宜的孔子偏其反而的意图,实在难以妄测。

不过,长于“文学”(古传典籍)的子夏,毕竟经大小毛公的勤力同心,传下一部最早的读诗心得。这心得“因有编诗结构与大、小序之存在,《诗》才成一特殊读法……观小序之设自成体系,诸序纵横交织,‘诗三百’乃构成以周为中心、跨越数百年且显示各种情感关系之网络。此网络庞大复杂且变化多端,《诗》之‘诗’,魅力即在此”。无可否认的是,有时“序诗者与作诗者之意绝不相蒙。作诗者即一事而行诸歌咏,故意尽于篇中。序诗者合众作而备其推求,故事征于篇外”。

横亘在诗与序之间的矛盾,不妨看成伯纳德特意义上的“未定之二”(indeterminate dyad)——构成一对组合的事物不是独立的单元”,不能简单地看成二,“它们是整体的部分,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包含对方”。作为一对组合事物的诗与序(甚至包括其后的笺与疏),显然构成了既相反又相成的整体景象,从而诗便不只是停留在个人的钉住情感上,至于后之读诗者在具体时空中的情势裁断,端赖每个人当下的反身自省。

## 二

《诗大序》关于“二南”(《周南》《召南》)的说法,很能体现毛诗用以教化的宗旨:“然则《关雎》《麟趾》之化,王者之风,故系之周公。南,言化自北而南也。《鹊巢》《驺虞》之德,诸侯之风也,先王之所以教,故系之召公。《周南》《召南》,正始之道,王化之基。”这也就怪不得孔

子如此教导自己的儿子:“女为《周南》《召南》矣乎?人而不为《周南》《召南》,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。”“二南”之风,可用于乡人,用于邦国。不学“二南”,如人向墙而立,一物无所见,一步不可行,或将封闭阻塞,固陋不堪。

王者之风的《周南》十一篇,毛诗的小序,也自有其整体思路。其中前八篇,题旨皆与后妃有关,分别言后妃之德、之本、之志、之化、之美,并后妃之速下、之所致、之子孙众多。后三篇由内而外,言文王德广所及,道化之行,《关雎》仁德之应,如此,则邦国之德外内如一,温柔敦厚之教可期。当然,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小序看成是解诗者的理想,借此传达自己的诗教之旨,其解背于诗还是更为体贴入微,要回到每首诗的具体。

小序中首次提到节俭,是《周南》(也是整部《诗经》)的第二篇,《葛覃》:“后妃之本也。后妃在父母家,则志在于女功之事。躬俭节用,服澣澣之衣,尊敬师傅,则可以归安父母,化天下以妇道也。”

葛之覃兮,施于中谷,维叶萋萋。黄鸟于飞,集于灌木,其鸣喈喈。

葛之覃兮,施于中谷,维叶莫莫。是刈是濩,为絺为绤,服之无斁。

言告师氏,言告伯氏。薄污我私,薄澣我衣。害澣害否,归宁父母。

葛是葛麻,多年生藤本植物。中谷即山谷。覃覃蔓延。萋萋、莫莫均为茂盛貌。刈,割取;濩,煮。絺为细葛布,绤是粗葛布。无斁,不厌恶。“言”“薄”都是发语词;“害”是“盍”的借字,义为何。污,揉搓;私,近身衣;澣,用水投一投;衣,身外衣。一章用葛与黄鸟起兴,喻女性形体渐长,容色美盛,如黄鸟之翔而后集,将待时而嫁也。二章言治葛为衣,女工不怠。三章言女告其傅,欲浣洗衣服,问安父母。

老实说,我的确没看出这诗哪句讲到了俭,即使借助《正义》,仍不免有些含糊——“躬俭节用,服澣澣之衣者,卒章汚私澣衣是也。澣澣即是节俭,分为

二者,见由躬俭节用,故能服此澣澣之衣也。”把衣服该揉搓洗还是用水稍加澣澣分开,怎么就看出节俭了?难道是出于环保节水?这也就难怪后人会觉得不合情理:“后(妃)即节俭,亦不至归宁尚服澣衣。纵或有之,亦属矫强,非情之正,岂得为一国母仪乎?”

暂且抛开节俭,郑笺中对后两章的解说,可谓独出心裁。第二章,郑玄把“服”的意思,由通常的“穿(衣)”改为“整治”:“女在父母之家,未知将所适,故习之以繻络烦辱之事,乃能整治之无厌倦,是其性贞专。”“所有人类的错误无非是无耐心”,对烦辱之事能整治无厌,可见此女性情之坚韧专一,由此其做事之精纯可期。卒章则以“洁清”立意,“我之衣服,今者何所当见辞乎,何所当否乎?言常洁清,以事君子也”。一身不治,何以为天下之仪则?内而贞专,外则洁清,这自内而外的身心纯粹之象,是不是毛郑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呢?

小序中所谓的俭德,朱熹在《诗集传》里将其定位在第二章,或许更近情理:“此言盛夏之时,葛既成矣,于是治以为布,而服之无厌。盖亲执其劳,而知其成之不易,所以心诚爱之,虽极垢弊而不忍弃弃也。”此解挑明了习烦辱事与其性贞专的联系,给出了由事而达于心的过程,从而使“无斁”之意落实。只是,朱熹仿佛把第三章的意思提到第二章来讲了,否则,从“是刈是濩,为絺为绤,服之无斁”,绝看不出衣服之“极垢弊”,只有从第三章的“薄污我私,薄澣我衣”,才可以推论衣服之垢弊。然而,即使从第三章立论,仍然有增字解经的嫌疑,需要洗的衣服,或许有垢,未必敝破吧?只是,如果推翻朱熹的这个解释,小序里的“俭”,就不难以落到实处了吗?小序是不是真的如今人嘲笑的那样“迂腐可哂”?

(摘自《诗经消息》,黄德海著,作家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)

大家都说齐东锵是全国著名的成功人士。

——齐东锵自己也这么想。

当齐东锵自己也这么想时,齐东锵的日子便过得礼花一样灿烂。

独处的时候,齐东锵最喜欢做的一件事,就是和网友筷子用形而上的语言侃大山。筷子的网名其实不叫筷子,而是“拿得起放得下的只有筷子”,就像齐东锵的网名不叫随风,而是“那年已随风”。“不说真名,不谈职业,不讲住处,不发照片,永不见面”是两个人共同恪守的五约,这一晃也将近二十年了吧?作为网友,他们能够二十年相濡以沫并相安无事,都归功于这个钢铁一般的五约。

筷子不上网的时候,齐东锵也会偷偷地百度自己的名字——是的,他齐东锵实在是太出名了!大家如果不信,也可以百度一下,不用点缀任何修饰语,只需要点击他的名字——齐东锵……怎么样,查出来了吧?用铺天盖地一词来形容绝不为过。不仅看别的,仅看齐东锵的头衔,就会看得你眩晕:中国著名心理测试专家、中国著名犯罪研究专家、中国收藏家协会的三驾马车、中国形意拳协会的五大板斧、中华诗词家学会的八大金刚……你再把鼠标往下移,再往下移,看到百度照片了吧,对,那个眸子又大又亮、额头凸出如鹰的男子,就是齐东锵。是不是觉得眼熟呢?当然会眼熟,因为齐东锵经常参加电视台的访谈节目。

齐东锵是全国著名的成功人士,齐东锵的妈妈也就成了全国著名的成功人士。为了介绍培养儿子的成功经验,齐东锵的妈妈曾“先后几次”接受过电视台的“独家”专访,齐东锵永远也忘不了面对广大观众时,洋溢在妈妈脸上的灿烂笑容,她就那么自豪地笑着,说她这一生最大的成功,就是培养了一个成功的好儿子,因此她是世界上最幸福最知足的母亲。

齐东锵的成功,也让齐东锵的妻子徐问玉的脸上大放异彩,作为一位年纪轻轻就被提拔为医学院副院长的美丽女子,她可是比刘欢的妻子更显得卓越呢!刘欢的妻子不是有句名言吗?做得好不如嫁得好。徐问玉呢?徐问玉可是三管齐下!不信请看这则报道:

徐问玉当选“最令人羡慕的妻子”。

古城网6月18日电 据《古城报》报道,古城一项调查发现,著名刑侦专家齐东锵的妻子徐问玉女士,日前获被访女性心目中“最令人羡慕的妻子”称号。负责调查的有关人士表示,徐问玉“幸福妻子”的形象深入人心,令人信服,她最为人羡慕之处,不仅做得好,还嫁得好,更养得好。作为古城第一批“超级留学生”——高中生赴美留学选拔大奖赛”一等奖的获得者,她的儿子被美国华盛顿大学录取,年仅十五岁就到美国留学深造。

日子灿烂的时候,唯一让齐东锵感到冷的,是对门的女人。

对门的女人,白白的瓜子脸,弯弯的柳叶眉,身材窈窕,风姿绰约。远远望去,美极了,柔极了,可走近一瞧,那心就唰的一下冷了。齐东锵不知道她对别人是什么样子,但齐东锵每次看到她,她的脸色都是冰冷冰冷的,冰冷得就像齐东锵最心爱的玉雕《睥睨》。

屈指算来,齐东锵和她住对门,也将近二十年了。虽然时间很漫长,但齐东锵和她一直没有交往,并且直到今天,齐东锵也不知道她叫什么,更不知道她每天早出晚归,到底去做什么。齐东锵只知道她爱人姓殷,叫殷勤,因为挂在门厅的801室的电费单上印的就是这个名字,一开始齐东锵还以为殷勤是她的名字呢,可楼下小卖部的刘嫂却说:“哪哟哟,叫殷勤的八成是她的男人——那个开宝马轿车的。”

“那她……叫啥名啊?”因为妻子不在身边,齐东锵便多问了一句。

“这我还真没问过。”刘嫂奇怪地看了齐东锵一眼。

齐东锵的脸就涨红了,立即支支吾吾地解释:“虽然我和她住对门,可我们两家并没有来往……您知道,大家整天都忙乎的……”

幸亏刘嫂并不像是非之人,立即用硬硬的西北口音絮叨着:“是啊!是啊!你们城里人,和我们乡下人就这点不一样,很

多住对门的都不走动。也是,白天都忙着上自己的班,晚上也都忙着做自己的饭,哪有时间走动呢?”

可既然没有走动,她为什么对自己如此冰冷?

独处的时候,齐东锵也会偷偷地把玩自己收藏的宝贝。齐东锵的宝贝有两类,一类是古锁,一类是玉雕,古锁有一大堆,玉雕却只有一尊,就是那尊被齐东锵命名为《睥睨》的美女玉雕。但齐东锵每次看《睥睨》,首先想到的,都是对门的女人。也许中国的美女大多很撞脸吧?这尊玉雕无论从哪个角度看,都特像对门的那个女人。尤其相像的,是她们的冷漠。这尊玉雕是齐东锵在一个古董店里淘来的,几乎花去了他所有的积蓄。

一个人喜欢一件东西,真的毫无道理。齐东锵至今也说不清楚他到底为啥喜欢这尊玉雕,当时他仅仅看了那玉雕一眼,心里就再也放不下了。为了买下这尊玉雕,齐东锵一连颠簸簸地跑了七次古董店,每次往返都要花上三四个小时的时间,直到把那尊玉雕买到手。

内行的人一看就知道:那尊所谓的《睥睨》玉雕,既不是什么贵重的玉器,也没有什么神奇的传说,它不过就是一个通体洁白的美女,怀抱着一只同样通体洁白的猫。齐东锵专门找人看过了,那玉质也是极其一般的和田玉,市场上经常能够看到。齐东锵虽然也知道它并无收藏价值,但齐东锵就是喜欢,说不出来的喜欢,喜欢到了骨子里。

也许人的内心,都隐藏着受虐的欲望?这尊玉雕最让齐东锵感到刺激的,是那个美女睥睨的轻蔑,这也是齐东锵为什么要给它起了这么一个怪名字的原因——美女的眼神儿也太冷漠了吧?就像含着一把阴气逼人的无影剑,微微斜睨着,仿佛看透了周遭的一切虚伪和丑恶。一同睥睨的,还有那只猫的神情,它也是微微斜睨着,藐视中带着嘲弄,尖锐里含着讥讽……一人一猫,睥睨的方向都相同。

齐东锵问妻子徐问玉:“你看这玉雕像谁?”

徐问玉歪着头看了看玉雕,又跑到镜子边看了看自己,就俏皮地把玉雕举到自己的脸旁,微笑地说:“你自己看嘛!简直就是姊妹呀!”

直到有一天,当徐问玉发现这尊玉雕长得更像对门的女人后,她才警觉了起来。徐问玉的警觉,立即引发了齐东锵的警觉,从此,齐东锵便再不敢当着妻子的面把玩那尊玉雕了。

但警觉的火苗儿,已经忽燃地在徐问玉的心里燃烧了:

“你说实话,今天你必须说实话。”

“说什么呀?”

“你说我和对门的女人比,到底谁长得美?”

“当然你美了!”

“那你具体说说:我到底哪里美,她到底哪里不美?”

“你的美还用我说吗?全古城都公认!她的不美更无法说了,因为我压根儿没看清她长什么模样!”

“撒谎了不是?住对门这么多年,你怎么能不知道她的模样呢?你不是觉得她长得很像那个《睥睨》吗?”

“我什么时候说过那样的话啦?有你这个厉害的老婆整天‘睥睨’着,我敢‘睥睨’人家吗?更何况,她还总戴面纱……”

“你看看,你看看,连戴面纱的习惯都掌握了,你们这些臭男人呀!”

……

这么多年,连齐东锵自己也说不清,夫妻间这样的问答到底进行过多少次了,可为什么每次提起这个话题,妻子都乐此不疲?

齐东锵当然也说不清,每次妻子提起对门的女人时,自己的脸为啥总会红起来,红到了耳朵根儿。也许越是心理测试专家,反测试的能力越要比别人差?

喜欢较真儿的齐东锵,有一天曾专门和自己的御用心理师筷子剖析过自己的心理,当然,剖析时他并没告诉筷子这个人是谁,只说他是一个公众人物。筷子简单地听了一下情况,连犹豫都没犹豫一下,就对他说:“你所说的这个人,之所以倾心于那个女人,就是因为那个女人对他不屑。”筷子还说:“人在骨子里大多犯贱,特别是公众人物,你越是崇拜他,他就越高傲,这时候如果跑出个鄙视他的人,他反倒万分在意了。比

## 筷子的谶语



如《傲慢与偏见》。

对于筷子的答案,齐东锵开始并不认同,可仔细琢磨一下,又觉得真是那么回事。自从出名以后,齐东锵无论走到哪里,大家都会向他投来尊敬的目光,狭路相逢,人们也会恭敬地让他先行。而对门的女人呢,每次遇见,总像看不到齐东锵似的,即使两个人恰巧走到一路了,她也是冷着脸儿兀自走在前头,让齐东锵这个大名人给她当绿叶当陪衬。

是的,她是这个小区里除刘嫂外,唯一对齐东锵不屑的人。

刘嫂对齐东锵不屑,齐东锵还能够接受,因为刘嫂实在太忙,因为刘嫂不会上网也不太识字。但住对门的她对齐东锵不屑就不可理喻了——住对门二十年了,她怎么可能不知道齐东锵这个大名人呢?

即使她不知道,她爱人殷勤也应该和她提起呀!就像齐东锵的妻子隔几天就要提起她一样。

“齐教授!和您住对门真是荣幸!那天我还想呢,抽空去买几本您的书呢,到时,您可得给我签个名啊!”这话可是殷勤牙对牙口对口对齐东锵说的。并且就在殷勤刚刚说完这句话之后,她就从那辆宝马车里下来了,一路娉娉婷婷地飘了过来,于是,暗香浮动,全世界都为之静音。可令人悲怆的是,和那缕沁人心脾的暗香一起飘过来的,依然是两缕睥睨的眼神。

她家的日子